

柴德廣
點校

新五代史

商務印書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柴德廣點校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撰;柴德廣點校.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ISBN 978-7-100-10696-2

I. ①柴… II. ①歐…②柴… III. ①中國歷史—五
代—紀傳體 IV. ①K243.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6389 號

ISBN 978-7-100-10696-2



9 787100 106962 >

柴德廣點校新五代史

(全兩函十冊)

(宋)歐陽修 撰 柴德廣 點校

責任編輯 趙法山 丁波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排版 北京瑞龍天安圖文設計有限公司

印裝 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

版次 二〇一四年九月第一版

印刷時間 二〇一四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100-10696-2

印數 貳佰套

定價 叁仟陸佰圓

五代史卷五十一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九

薛文七十四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卽位以其廝養爲長直軍以守殷爲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爲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駑才果誤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勳

振武下袖衣
書志平要作
武志平要作

凌志
平要
武志

戶部書
二字

舊與伶人景進相爲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爲也？旣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憇北邙山下，聞莊宗

百物者多知字
百文又知字
置制者作制
置制者作制

承祚黃山
承祚黃山

已崩，卽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卽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爲征吳，或以爲東諸侯有倔强者，將置制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傅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洛州長史。

薛史六十二

宋書上七初
步之聖字

孟知祥字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子。是爲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卽以璋爲刺史。梁亡。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

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兩川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劔門關爲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剗肉釘面割心而啖

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

薛安九十七

劉廷仁

薛安九十七

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瓊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

花白與李九
月為延光死
二一の月為裴
俊重内弟死
兵部主簿李
延光字

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十。」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

百物千步必平
作三萬五千匹
馬此數等改
能可也

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

降。延光曰：「一遂疑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疑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

唐書延光字

有初本弒作殺

唐書延光字

呂百袖作作

唐書字

唐書延光字

唐書延光字

唐書延光字

唐書延光字

用朱弘昭馮贇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
潞王反弒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
召延光爲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
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卽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
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
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
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
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
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旣而延壽
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卽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

祕錄有云

大者有付

溫其子

溫其子

溫其子

溫其子

溫其子

溫其子

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
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
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
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
瓊爲齊州防禦使。橐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
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
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
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
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
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

卷之七

薛安延先和

事不勝月教

孫銳以歸共

罪

行以媚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

王莽傳
王莽傳
王莽傳

王莽傳

王莽傳

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

魏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承勲
承勲

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勲知州事。乃遣承勲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